

最是那株碱蓬草

李 铭

人们往往愿意去远方感受风景的美丽，却对自己身边的美丽视而不见。

选个傍晚去红海滩踏霞，这里的波浪是“红色的”。天，是蔚蓝的天，仿佛经过水洗一样，是淡雅的蓝，是安逸的蓝，是和谐的蓝。看海，看天，看不到期待的海天一色，却有另外的发现。延展在滩涂上的碱蓬草，像红色的绸缎铺陈开来。而野生的芦苇，用翠绿为红海滩镶嵌了边角。红是惊人的红，绿是喜人的绿。一红一绿的搭配，平仄出醉人的韵。

这片红，红得醉人，红得沸腾，红得吐焰。红海滩——幸福的红，幸福的滩，人生中珍贵的相遇，暖暖的一次邂逅相逢。

著名的服装设计师皮尔·卡丹说过：“我创作时，最注重色彩，因为色彩老远就可以看到。”是啊，我们老远就看到了“七彩的盘锦”：黑色的石油、绿色的芦苇、金色的稻田、蔚蓝的海洋、雪白的海鸟、青色的河蟹，还有醉人的红海滩……

风是轻柔的，从辽河平原掠过。空气甜美馥郁，带着芦苇，带着碱蓬草和一切草木的芬芳。这里是一片明朗的天地，一种自在的心境。

红海滩千百载，弦弦思华年。红海滩，世界版图上最红的一块，天地间最亮丽的地方。来自世界各地的倦客，不虚此行。你来

了，就会感受到红海滩的安宁，就会沉浸于这块心灵的栖息地。

美好的地方，总会伴随着美丽的故事和传说。而红海滩的一切，都来源于一株草——碱蓬草，它是一株不起眼的草，是一株带有母性温情的草。

碱蓬草是一年生草本植物。茎直立，有红色条纹，多级分枝，枝细长，斜伸或开展。叶线形，对生。正常年份3月上中旬至6月上旬都可出苗。7月至8月为花期，9月至10月为结实期，11月初种子完全成熟。

在红海滩风景廊道几十米开外的地方也见过碱蓬草，它却变成了另外的一副模样。冷眼看，那线形叶子极像我家乡的野菜“猪毛菜”。红海滩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就是脱盐陆地上的碱蓬草。一地的碱蓬草，杂陈在我的脚下——它们是绿色的！间隔几十米，为什么一样的碱蓬草却是不一样的颜色呢？从青色到血红，一株碱蓬草的升华。从初心到回归，一片神奇的土地见证了碱蓬草的成长。

想起《晏子春秋·杂下之十》：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可能是因为地域和环境的不同。而碱蓬草也是世间极挑剔的物种，它会随着环境的变化发生变化。就如红海滩风景廊道的这帧风景，它究竟在这天地间经历了什么，才由

普通的一株植物幻化为美丽的风景。

辽东半岛把黄海和渤海分开，辽宁的渤海海岸线中间向内陆凹进，像一个倒写的“U”字。这个区域叫辽东湾，是辽宁内陆水和渤海的交汇处。这里是水陆交界的边缘地带，红海滩的出现，有地理形态的原因。因为是海河交汇，所以水是咸淡相宜的两河水，不是单纯的海水或者河水。据科学测算，这里的水中盐分在8%至16%之间，盐分淡了，碱蓬草就不红；盐分咸了，碱蓬草就死掉了。

这就是大自然的巧合，海河交汇形成的盐碱地，应该是寸草不生的地方。可是碱蓬草是顽强的生灵，它的根系能够牢牢地深扎土壤，长期承受着咸淡水的冲刷，承受着温差的变化，它只吸收阳光中的紫光波，它用粗壮的根系加快着海滩土壤的脱盐过程。风吹雨打不怕，走兽肆虐践踏不怕，日照霜侵不怕……

饱经了尘世的诸多沧桑，吸纳了天地的精华。一株碱蓬草是天赐的精灵，就在这延绵的滩涂上化腐朽为神奇。我们怎么解释这样的巧合？这是自然的奇迹，碱蓬草，它与这块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人注定要相遇。

碱蓬草学名叫翅碱蓬，土名又称为“盐荒菜”“荒碱菜”。碱蓬草在饥荒时期，还是救命菜。盘锦曾流传着这样的民谣：“人进

苇塘，驴进碾坊。”饥饿年代里人们发现碱蓬草是可以食用的，于是，这些神奇的植物救了很多人的性命。碱蓬草做的“菜团子”，那一定是有其特殊的滋味。一株碱蓬草，满足了人的味蕾和温饱需求，润泽了人的生命，这份恩情该有多么重要。而食过碱蓬草的盘锦人，他们的身体上也不有碱蓬草的坚韧顽强和多情吗？

翻阅这株植物的历史，在宋人曾巩的《隆平集·西夏传》中，早有古人食用碱蓬的记载。碱蓬草含有人体所需的维生素、矿物质、碳水化合物、有机铁、有机硒。碱蓬草居然浑身是宝。

碱蓬草的种子很细小，生命力顽强。每年成熟的时候，靠轻柔或者暴躁的风力，它们就把种子重新洒满滩涂，或者靠一只海鸟的爱惜，它们也能够把种子传播。1986年，当地政府为了配合辽河三角洲的农业开发，修建了一条全长26.6公里的大洼小三角洲防潮大堤。大堤建成以后，滩涂上迅速散播了碱蓬草的种子，逐年形成了碱蓬草的生长群落。

一株植物把它的精神给予了土地和人民，而这块土地也它为它提供了适宜的温床。为了感念它的好，人们把这些红色的精灵传唱，碱蓬草是红海滩的灵魂，是盘锦人是对美的极致追求。

秋霜有意藏大美

王陶然

霜降是秋季里最后一个节气，从此将走向冬天了，所以秋日收藏之大美会在此时尽情释放。枫树、黄栌等树木开始漫山遍野地变成红黄色，红红黄黄如火似锦，非常壮观，正所谓“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霜降过后，正是登山看红叶的好时节。

路边的银杏叶也将近全黄了，此时的银杏树实在耀眼，积蓄了三季的力与美，都要等此时的绽放，以至于它在春的葱茏、夏的茂盛，通通都被遗忘。

秋日霜降之后，萧肃之气开始凝聚。这种肃，形成一种秋天特别的白色日光，天地清寒，如初雪。《孝经纬》曰：“霜降，气肃露凝结而为霜矣。故云‘颍而陨霜’。”古人认为，当颍(房屋)出现在夜空时，开始落霜。霜是因为天气变得肃杀，使露凝结形成的。因霜的冰冷、莹洁，使“霜”成为一种特有的审美意向。

人们把菊视为候时之草，古籍上记载：“霜降之时，唯此草盛茂。”迎霜盛开的菊花，称为霜菊，因加了“霜”，就俨然一副傲视冰雪的姿态，“坐看池莲尽，独伴霜菊梅。幽姿强一笑”，即使万物终将摧倒枯残，菊还有傲霜一笑。白居易写下《咏菊》：一夜新霜著瓦轻，芭蕉新折败荷倾。耐寒唯有东篱菊，金粟初开晓更清。这也是菊花与君子之德的共通之处吧。

“枯草霜花白，寒窗月影新”，霜杀秋草，秋末的草谓之“霜草”。白居易说“霜草苍苍虫切切”，晚秋的草，不仅败，而且枯硬、蓬乱。李白曾写“自笑镜中，白发如霜草”，这霜草当然不单形容白发，还有一分枯槁、毡乱，更加凄惨之味。“塞草遥飞大漠霜，胡天乱下阴山雪”，广袤的霜草却独有一种英雄之气。

色彩上，霜后的青瓦，称为霜瓦。宋侯寘《浪淘沙》词有：“晓日掠轻云，霜瓦鳞鳞。”古代的青瓦白墙，天然一幅水墨图景。而覆霜的瓦，负暄之后，晶光闪闪，如鳞之幻。

暮秋冷夜里的月亮，叫“霜月”。霜月清冷，南朝鲍照有句“散漫秋云远，萧萧霜月寒”，这种夜凉如水的凄清，让人容易感怀，容易思念故人，容易心境变得苍茫。所以，秋天带来的伤感，真的不是天气变冷这么简单，而是大自然以隆重的方式宣告，万物已进入新一轮的沉寂自省之中。

父亲母亲的秋天

雷长江

一夜微凉，季节的高处，回忆随着秋意款款而来。辽西此时，天高气爽，云淡风轻。

这个时节，母亲早已将全家人的被褥拆洗完毕。父亲从箱子里拿出那两只油光锃亮的棒槌，递给了母亲，老屋内就响起了“咣咣咣”的捶被声。那声音清脆而有节奏，仿佛在演奏一曲独特的打击乐。

母亲开始在炕上做被子，做褥子，每天做一套，今天你的，明天我的，后天他的，一家六口人的被褥早地将沉寂了一春一夏的镰刀、掐刀等收秋的农具，擦亮调试，有的在磨石上磨了又磨，直到锋利有光为止。他白天磨了一块通风干燥的地方，于是便找来许多木棒，秸秆开始搭玉米楼子，好给秋后的那些金黄的玉米棒子安一个临时的家。

人间散落一滴露，世界凝结一个秋。推开门，浓浓秋色映入眼帘。园子里水水灵灵的白菜、萝卜长势喜人，翠绿翠绿的叶子在雨水和阳光的滋润下蓬蓬勃勃地生长。母亲新种的那两池子秋黄瓜和晚豆角已经爬满了架，开出了花，结出了黄瓜刺儿和小豆角儿。房顶、柴草垛，还有篱笆墙上结满了大大小小的倭瓜，绿的、黄的、白的，圆的、椭圆的、长形的，一个个躲在角落里悄悄地晾晒着秋天的丰硕。

父亲一天不知去田地里看多少遍，回来时兴奋地告诉母亲，哪一块地的玉米长势良好，有的还结出了双棒；哪一块地里的高粱穗子渐红，紧实饱满；哪一块地里的谷子弯下了腰，垂下了金黄的头颅；哪一块地里的大豆荚鼓胀圆润，密密麻麻地连成串；哪一块地里的花生落花多，藏在地里的花生角个个都是三个粒儿……母亲一边串着掐下来的紫苏叶，一边微笑着应答着。

年逾古稀的父母按照节气做着自己每年该做的农家事，朴素，简单，实在，这些就是他们口中说的过日子吧！

那晚，白露盈盈，秋意缱绻，我和妻女一家三口就住在老屋的土炕上，盖着母亲新拆洗的被褥慢慢地进入了梦乡，秋天在梦里也是一样的温暖惬意。

十月

(组诗)

布日古德

雁归来

一抹金黄，一片金黄
岭上，岭下用悠闲的白云
欢迎蓝天下的一撇一捺的北雁南归

十月，丰收了
五十六个民族再一次
用汗水、信念、团结和嘱托
端牢中国粮食的饭碗

雁归来，乡愁有根
就像我们的长江、黄河
以一枚枚石榴籽儿的身份
——紧紧地抱团

大草原

山清水秀的十月
呼伦贝尔，苏尼特大草原
月光下，一群群庆祝的人
围着篝火，围着敖包

十月的大草原
马蹄哒哒，梵音阵阵
九百九十九年的那达慕
满场上都是马头琴、巴特尔

十月，库伦旗
拜过了我们的土地
谢过了荞麦花开
最拿手的呼麦和长调
飘过山岗，仰望升起的国旗

白桦树

秋风掠走一切烦恼
剩下的精华
便是率性的风吹稻浪

一棵棵白桦树
被十月的欢歌拥抱着
多像穆稜河，七星河，扁石河
以气势恢宏的倒影
诠释今年的秋天

谁的嘱托
在高高的瞭望塔上
招手致敬

大辽河

从七老图的光头山出发
曲曲折折的一路风光依旧
一路地穿过乡音拥抱离别
你的秋天带着甜味儿，带着色彩
咆哮着，静静地奔向海的远方

西辽河，东辽河
一对兄弟
昌图，辽中，盘锦，大洼
最后一站，老边区入海
这一折腾，你以炊烟为令
你以不改的乡音为轴
让秋天里的大辽河的天
像海那样蓝，云，像奶，羔羊那样白

两岸，山岭葱葱
两岸，高粱红了
两岸，谷子黄了
大辽河的秋天
一片稻田是一幅画
一个乡村是一首诗

微小说

枫叶红了

郭宏文

我喜欢的你，还有我喜欢的红叶。”
毕业时，女孩真的踏上了回家的列车。临别时，男孩告诉她：“等枫叶红了，我就去找你。”

女孩说：“我信守红叶，也等一个信守红叶的你！”

几个月后，到了枫叶红了的时候，女孩没见到男孩的踪影。女孩记着自己的话，自己信守红叶，不信守红叶的人就不是志同道合的人。她虽然有些失望，但心中的那份信守没有被失望击溃。

第二年春天，在乡林业站做技术员的女孩，越来越感到自己的身边缺一个像那个男孩一样的伴儿。她知道男孩的个性，知道男孩是个听命于父母的孝子，或许，他身不由己。

在山村里历经了二十几个从立春到霜降的过程，女孩知道一片叶子能长成红色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在她的心里，有了灵性的一片叶子，才能够长成红色，像南山顶上的枫树叶，西山坡上的柞树叶，东山洼里的梨树叶。枫树在南山顶上给山村人站成标志，柞树在西山坡上给山村人长成风景，梨树在东山洼里给山村人结出果实。而有些叶子，甚至许许多多的叶子，一生都不会长成红色。这些叶子，也许在刚刚嫩绿的季节，就被那些喜欢吃叶子的动物消化掉了，变成了生命中的元素。当一树的叶子渐渐红了，一树的果实渐渐地成熟了，叶子才会被山村人在记忆中立卷存档。

女孩还知道，那树上的叶子，都懂得啥时应该飘落下来。叶子飘落下来的时候，是它生命最灿烂的时刻。一片离开枝头的叶子，不会像垂直落体一样悄然而下，而是喜欢借助一阵风，飞起来，飘起来，无拘无束，畅快地游走。一片接一片的叶子，在山村的任意一处游走，都会变成一幅水墨画，定格在山村的时空里。

一直站在山村西头的女孩，终于看见了一片红叶从树上飘下来，然后，又看见了一片又一片的红叶从树上飘下来。这些叶

子，飞得弯弯曲曲，飘得慢慢悠悠，就是不肯落到地上。

也不知为啥，看着飘落的叶子，女孩竟然变得有些惆怅起来。她使劲睁大眼睛，仰视着叶子飘落的方向。她不由得伸出双手，形成一个合捧的造型，然后尽可能地向前伸展。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静静地等待着手中能有一个惊喜的收获。为了这个收获，她从春天的第一个节气就站在这里仰望，甚至在月光和星光下默默地祈祷着，心语着自己的期盼。

女孩忘不了那个“等枫叶红了”的承诺，也忘不了自己所言的那个信守。她干脆闭上眼睛，表达一种期待的虔诚。忽然，她觉得合捧的双手有叶子落入，便立即睁开眼，果然看见了一片鲜红的枫叶。她流泪了，期盼这是一个美好的征兆。

一声“我找郝红叶”，瞬间惊动了捧着枫叶的女孩。郝红叶是女孩的名字，那声音正是她熟悉也是她期盼的声音。果然，那个“偷”了她的红叶，给了她一个承诺的男孩来了。女孩见到男孩，只说了“你咋才……”就不能自己了。

男孩紧紧地抱着女孩说：“对不起，我已经错过了一季的枫叶红，但我不能再错过这一季的枫叶红。我的爸爸妈妈已经同意我来找你，还帮我申请办理了彩叶树繁育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

一片鲜红的枫叶飘落在女孩和男孩的胸前，打断了男孩的话语。

本版插画 董昌秋

本版邮箱
lnrbffk2023@163.com